

庙岭

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老人的故去，过去的往事就像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所说的那样：香烟一样在空中消失了。正是为了挽救、保存这个渐渐忘却的遗产，动笔写《庙岭》。

Miaoli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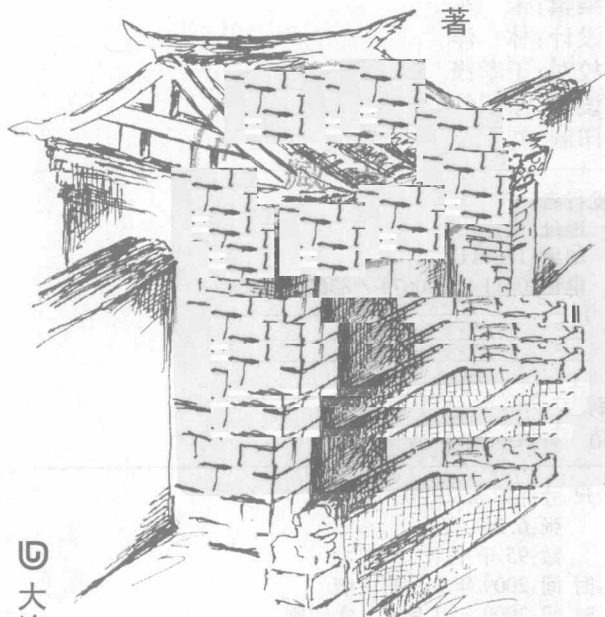
孙德生 著



大连出版社
Dalian Publishing House

庙岭

孙德生 著



大连出版社

© 孙德生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庙岭/孙德生著. —大连:大连出版社, 2009. 9

ISBN 978-7-80684-810-4

I. 庙… II. 孙… III. 自传体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72386 号

出 版 人:刘明辉

策划编辑:宋 军

责任编辑:宋 军

封面设计:林 洋

责任校对:于孝锋

版式设计:徐丽红

责任印制:刘 晨

出版发行者:大连出版社

地址: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0 号

邮编:116011

电话:0411-83620674 / 83620941

传真:0411-83610391

<http://www.dl-press.com>

E-mail: cbs@dl.gov.cn

印 刷 者:大连金华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各地新华书店

幅 面 尺 寸:140 mm × 203 mm

印 张:6.25

字 数:95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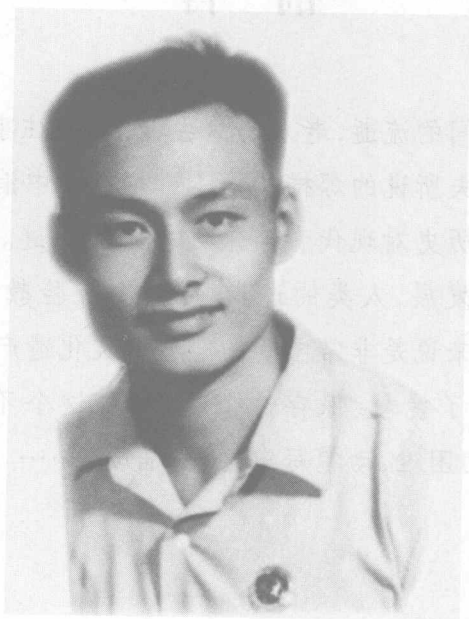
出 版 时 间: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刷 时 间: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 ~ 3000 册

书 号:ISBN 978-7-80684-810-4

定 价:22.50 元



作者

前 言

随着时间的流逝,老人的故去,过去的往事就像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所说的那样:“像烟一样在空中消失了。”

过去的历史对现代青年来说有无数的谜。那里面包含着社会的发展,人类的进步,无数个经验教训和哲理。对现在的人来说是非常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正是为了挽救、保存这个遗产,我这个不是作家的人,克服一切困难,动笔写出这本《庙岭》……

目 录

一、闯关东	1
二、万春农园	6
三、黑石礁水门町(西村)128 番地别墅	30
四、不老街五号	98
五、走向全国、走向世界	163
尾 声	190
孙家家谱	192
后 记	194

一、闯关东

大连市甘井子区庙岭老孙家文字辈的人在解放前，曾特意回到山东省牟平县孙家疃去寻根。回来的人说：孙家疃村里有条大河由西向东流，河上有座大桥。桥南、桥北都有姓孙的人家。桥北有户老孙家，主人叫孙德显，五十多岁，家藏家书（家谱）。在该家书中找到了孙万枝的名字。在孙万枝的名下记载着：该人携家眷（老伴和两个儿子）闯关东去了……

大清道光年间的齐鲁大地，一片荒凉。连年灾害、战乱，百姓饥寒交迫，白莲教、捻子揭竿而起各处活动。清军四处剿匪镇压。

烟台东边的牟平县林柏孙家疃因老孙家祖祖代代生活在这里而得名。村里有条大河，由西向东流，河上有座大桥将南北老孙家连接起来。桥北老孙家，有户人家主人四十多岁。该人身材魁梧，典型的山东大汉。身高一米八五左右，虎背熊腰，名叫孙万枝。他哈腰有千斤之力，耕地、赶车、使用牲口、木匠活、泥瓦匠活、铁匠活，无不精通，是庄稼院的里手；并且该人水性极好，摇

橹、使帆、碰海样样都行，经常出海打鱼。他为人正直、刚强，很受村里人的拥戴。孙万枝膝下有二子，大儿子叫孙世太，二儿子叫孙世安。两个儿子长得细腰菱背、身材修长，一身腱子肉，有使不完的力气。尤其是二儿子孙世安，聪明、伶俐，孝敬父母。

本来孙家疃土地平坦、肥沃，北靠海产品丰富的渤海，是鱼米之乡。可因连年干旱，颗粒无收。再加上鸦片战争前后，清政府残酷压榨百姓，地租、地税急剧增加。百姓无法生活下去，真是苛政猛于虎也！在这种恶劣的自然、政治环境下，就是孙万枝这样的庄稼好汉，也无用武之地。

性格刚烈、倔强的孙万枝，一咬牙、一跺脚，下决心带着老婆孩子背井离乡，闯关东。说话容易，做起来是很艰难的。要离开祖辈生活的故乡，去闯陌生的关东，不逼到十二分，这个决心是不能下的。可见当时是多么的悲壮。

告别乡亲，经过三天三夜艰苦的海上航程，终于到达青泥洼（大连）的小平岛港。也巧，在他们人生地不熟最困难的时候，得到了在小平岛打鱼的好人——庙岭老于家的帮助，引他们到庙岭安了家。

庙岭位于凌水河的源头，向北通向金宝山、马栏子。从最高的岭顶向南延伸一条车道，即官道（今红凌路），

官道左右分布着各沟各岔。从岭顶向南走，东面第一条沟是安家旺，小庙就坐落在这个沟口。沟的东面尽头是牛角山。再向南走下来，道左面就是庙岭老于家久住的东沟，后来老孙家就在这条沟安家发展起来了，该沟南面是树木茂密的南山。官道的西面便是西沟，向西遥望能看见远处有一座苍茫雄伟的高山——歪头砬子（现在是军事基地，山尖的歪头砬子已被铲平）。再沿道向南便是南岭，土地较平坦（现在的大连理工大学附近）。南岭的东北面是北岭（北山），连接牛角山。官道西面便是西山（现在大连海事大学附近），由此再向西便是栾金村、王家、凌水寺（1958年扒掉）、大山（百合山庄）。顺道向南便是凌水桥，由桥向东是笔架山、杨树沟、黑石礁，进入大连市内。向西是七贤岭、河口、小平岛、黄泥川，通向旅顺……向南便是七贤岭七个“脑瓜”中“大脑瓜”的海边。凌水河顺道流入“大脑瓜”的大海里。

庙岭山多地少，土地贫瘠，哪里有孙家疃的土地肥沃。孙世太没有看好这块土地。他想既然闯出来了，就要闯出个名堂来，找一块比孙家疃更好的土地。他把这种想法跟家里说了。要到更北面的白山、黑水之间去找更肥沃的黑土地。孙万枝想，孩子大了，终要分家，也就同意他出去闯了。

孙世太这个具有老孙家刚强、倔强性格的小伙子，一身豪情地洒泪挥别了父母和弟弟，继续北上。谁知这一别，竟是永别。此后，再无音信。

庙岭虽然自然环境比孙家疃差，像土地没有孙家疃的肥沃。但是，清政府在庙岭的势力没有像在山东那样大。所以，孙万枝领着世安就在庙岭扎根了。这一住就是二百多年。

关于孙世太的下落，有过多种说法。

第一种说法：当年孙万枝领着孙世太、孙世安最先落脚在香炉礁，以后又一同去了边外（指黑龙江一带）。因为边外太冷，孙万枝适应不了那儿的气候，便与孙世安又回到庙岭安家。孙世太则留在了边外。有人怀疑这种说法的真实性：既然孙万枝、孙世安去过孙世太安家的边外，就应该知道那个地方。为什么以后找不到这支人了呢？

另一种说法：当年有两名妇女找到庙岭老孙家的末支昌字辈的孙昌兴。因为孙昌兴是末支人，所以他的年龄与长支人的下一辈文字辈的人的年龄差不多。这两名妇女自己说是孙世太的女儿，而孙世太没有儿子。并说孙世太已经去世，要把他的坟归到庙岭老孙家的坟地内。孙昌兴答应了，并把迁来的坟埋在孙万枝、孙世安坟的旁边。这种说法也有人怀疑：第一，这两名妇女既

然是孙世太的女儿,应与老孙家永字辈的人的年龄差不多。而现在却与下两辈的文字辈的人的年龄差不多,年龄相差太大。第二,老孙家当时是孙文庆当家,孙文庆却不知道此事。这两名妇女怎么去找孙昌兴办这件事,不找孙文庆呢?所以怀疑这两名妇女是来攀大户的,攀庙岭老孙家这门亲戚。因为当时老孙家已经发展为非常可观的大地主,成为庙岭的首富。

总之,后来的庙岭老孙家始终没有找到孙世太确凿的下落。

二、万春农园

好多年前，在安家旺那个沟口就有座小庙。因此，该地得名庙岭。以山为界，山前（山南面）叫庙岭前；山后（山北面）叫庙岭后。该庙究竟是谁建的，哪年建的，已无从考究，只是听老人说过，小庙有两间房，过去春天干旱时，曾有人上庙求过雨，庙里无僧人，只有一户王姓人家看守。据求雨活动推测，该庙有可能是关帝庙。传说，关羽升天后主动申请司管人间风雨，为民赐福。人们自古顺应西风雨，因之关帝庙一律建在村子的西头。安家旺沟口，就在村子的西头，估计该庙是老安家先人建的。

因年久失修，无人管理，好多年前庙就坍塌了。当时老孙家还很穷，不成气候，无力出钱维修庙宇。后来老孙家发达起来，成了庙岭首富时，那座小庙已经没有了，所以施舍的钱都用到修凌水寺和其他的庙宇了。

在庙岭再建家园，对孙万枝、孙世安父子来说，并不是什么难事。因为他们都是庄稼好汉，对这种事一点也不打怵。搭起窝棚，拿起镢头就上山开荒。农闲时，还到凌水河“大脑瓜”那边去赶海、碰海、钓鱼。一年后盖

起了草房。孙万枝对老伴说：“我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，得给世安快点成个家。”其实，庙岭村的人家看到这爷俩这么能干，为人又这么厚道，早就想把姑娘嫁给世安。老孙家选了位好姑娘，世安就结婚了。

多少年后，孙万枝老两口去世了，坟埋在南岭。孙世安生了四个儿子：孙永斌、孙永春、孙永清、孙永龄。这四个儿子，每家又生一两个儿子：昌富、昌运、昌贵、昌家、昌兴、昌田、昌远……姑娘都嫁走了，所以没有记载统计。老孙家人个个都是“抓家虎”，吃喝嫖赌之类的坏事，找不到他们，而拼命苦干却一个赛过一个。所以老孙家到昌字辈时，已是人财两旺。

那时，庙岭已有了一条老孙家街。这条街沿沟走向，最东边是家庙，祭祀和接待客人用；接着东院子是孙永斌、孙昌运那份人的住宅；再下来就是中心住宅，是孙永斌的长子孙昌富的家；它西边的住宅叫当央，再西边就是西院子，这是孙永龄、孙昌远后人的住宅。过了官道再向西叫西道，那是孙永龄、孙昌田的后人的家。道南叫前屋家，是孙永清、孙昌家、孙昌兴的后人的房子。在南岭还有份住宅，是孙永春、孙昌贵那份人的住宅。

这条街的房子都是清一色的大瓦房，黑漆大门，有着青瓦的门楼，铜门环，门前有对石狮子，花岗岩的台阶。进大门有砖砌的屏风，右侧是牲口圈，有大木槽子，

墙根有排牲口粪的口。棚子内骡马成群。左侧是鸡舍或猪圈及厕所。鸡鸭成群、肥猪满圈。再往里走,有石道或砖道。两侧是东西厢房,各是三间或五间。前面是正房三间或五间。东厢房是下人和伙计住。西厢房是磨房和仓房,内有石磨和农具、粮食囤子。正房进门左右是两个锅台、风匣,正面是供养老祖宗的供桌。东西套间都有火炕。家具有炕琴、对箱、堂箱和春凳等。院子里有牡丹和芍药,正房供桌后有后门,可去后院。后院有桃果梨枣,还有柿子树和桑树。院内有条看家的狼犬,厕所和牲口棚上的平台有鸽子笼,一群群信鸽在天上飞翔。这些房都是由泥坯变青砖,由草房变为青瓦或红瓦,由窗户纸换上了玻璃。

西道那边有座大石碾子,供全村人用。前屋家门前有条从东沟老于家那边流过来的大河,靠南山根。水清澈透底,河里还有鲫鱼、沙鲇鲈……各种小鱼虾。妇人到这洗衣服、男人到这里担水。夏季夜里这里一片蛙声。对面南山上,长着郁郁葱葱的柞树、松树,树下一片黄花菜。这里常有野鸡、野兔、刺猬、狐狸、獾子、蟒蛇,甚至狼、熊出现。各种鸟类不计其数。白云间雄鹰在翱翔,山顶上经常有白头大雕落在石棚上。这山是老孙家砍柴的山场。

每到过年时,这条街家家户户门上挂起大红灯笼,

门前放一根大木棍。这是给请来的神仙拴马用的。各家门上贴门神和“福”字，贴挂贴、对子。牲口棚贴“骡马兴旺”，猪圈贴“肥猪满圈”，鸡窝贴“鸡鸭成群”，仓房贴“五谷丰登、粮食满囤”。灶上用糖瓜供着灶老爷，腊月二十三就贴上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”。横批是“一家之主”。供桌上供养上老祖宗。就是大车也贴上了“车行千里路，人马保平安”。小孩子穿上新衣、新鞋在院内或街上玩、放鞭炮，好不热闹。突然哪家老伙计用毡帽兜着一帽头从街里买来的炒花生，手里还拿着梨糕（糖葫芦）出现时，孩子们就会一拥而上，冲了过去。

进了腊月，人们就开始准备过年吃的东西。掐上面带大红枣的年糕，撒苞米糕、蒸馒头、包豆包、做豆腐、捞粉只、做粉条。特别是撒苞米糕工序很麻烦。先将苞米用水泡上一宿，然后用碾子将苞米的皮子和脐子掐掉。这得到西道村边挨号等驴和碾子用。推完了碾子，得用簸箕将皮子和脐子搯出去，皮子和脐子只能喂猪。这样得到的苞米面是精品。把大锅水烧开，火要旺。放上帘子和屉布，将精品苞米面撒上一层，看它熟了，再撒第二层。这样一层一层的撒，中间还撒上一层煮熟的小豆或豇豆。这种糕有十多厘米厚，做好后切开颤悠悠的，非常暄又有钱面的感觉，特别好吃。

过腊八吃八宝粥，过小年（腊月二十三）吃糖瓜，杀

猪宰羊，杀鸡宰鹅。那时经常有人赶着驴车从凌水河、“大脑瓜”海边来，吆喝着卖鱼。鳞刀鱼，新鲜的锃明瓦亮，真像刀一样；大巴鱼用手卡着它的头拿起来，尾巴却翘起来；白花花的小白票子，吹鼓筒（小针鱼），大个的海蛎子，大家一窝蜂似的拥上前去往家买。

最后就是走油了。油炸各种面食、鱼肉、萝卜丝丸子等。特别是走滑鱼（老板鱼）丸子。秋天把大个的滑鱼（五六斤到十来斤）腌上、晾干。走油时，把鱼切成块，裹上面芡油炸出来的滑鱼丸子叫鱼（余）福。当时的习俗，如果谁家过年没炸滑鱼丸子，就像没杀猪一样，这一年没过好。

大年三十那天下午，老人在家里包饺子，青年人穿上新衣服到祖坟上送灯、请神。晚上锃亮的铜火锅摆在炕桌上，全家饮酒吃年夜饭。过了午夜发纸、放鞭炮、吃饺子。儿孙辈从东院子开始挨家挨户磕头拜年，领压岁钱。小孩挤不进去，只好趴门缝看。各家走完，天也好亮了。初二晚送神，收拾供桌。初三出阁的姑娘回娘家时，就看不见老祖宗了。正月十五吃元宵，挂花灯，踩高跷，扭秧歌，又一番热闹。直到二月二吃了猪头，龙抬头了，这一年才算过去了。

这时的老孙家，各家都达到富农、小地主的水平。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。当时是中日甲午战争前

夕,中国的难民很多,山东来闯关东的人很多。很多要饭的来到庙岭。老孙家不是给吃的打发走,就是留下做长工。老孙家有个规矩,长工和东家都吃同一锅的大锅饭,只是不在一起吃。东家在正房吃,长工伙计们在东厢房吃。后来孙文庆当家时,他要求家里所有的人和长工、伙计们一样,吃饭要有吃饭的样,休息、睡觉要有休息、睡觉的样,干活更得像样。他嘴里经常讲,要求大家:“食不言,寝不语。”老孙家各户用过的长工很多,各地来的都有,山东人为多。东院子大爷爷孙文栋解放前还曾用过两名琉球的长工。东家待他们很好,他们与东家相处得也很好。解放后,他俩曾回庙岭看望东家,以表感恩。但遗憾的是,那时孙文栋已离开庙岭,病故于四川了。

要说庙岭真是个好宝地,世外桃源。由于这里山沟很闭塞,老孙家在这里耕耘几十年三四代人,躲过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战乱灾害,家业顺利地发展起来了。

岁月在时间的隧道里飞逝。转眼间,老孙家在庙岭安家已经近半个世纪。

1885年庙岭老孙家的长支孙昌富家生下了长子孙文庆。他不像父亲那种内向、发良、八竿子打不出个屁来的慢性子,而是继承了老孙家祖辈的遗传因子,身体